

在人們的童年里，什麼事物，留下的印象最深刻？如果是在農村里長大的，那時候，農村里的物質生活是窮苦的，文化生活是貧乏的，幾年的時間，才能看到一次大戲，一年中間，也許聽不到一次到村里來賣藝的鑼鼓聲音。於是，除去村外的田野、墳堆、破窰和柳杆子地，孩子們就沒有多少可以留戀的地方了。

在誰家院里，叮叮當當的斧鑿聲音，吸引了他們。他們成群結隊跑了進去，那一家正在請一位木匠打造新車，或是安裝門戶，在院子里放着一條長長的板凳，板凳的一頭，突出一截木楔，木匠把要刨平的木材，放在上面，然後彎着腰，那像綢條一樣的木花，就在他那不斷推進的刨子上面飛卷出來，落到板凳下面。孩子們跑了過去，剛檢到手，就被監工的主人吆喝跑了：

“小孩子們，滾出去玩。”

。然而那嚇嚇的聲音，多麼引誘人！木匠的手藝，多麼可愛啊！還有升在牆角的那一堆木柴火，是用來熬膠和烤直木材的，那劈剝劈剝的聲音，也實在使人難以割舍。而木匠的工作又多是在冬天開始，這堆好火，就更可愛了。

在这个場合里，是終于不得難過地走開的。讓那可愛的斧鑿聲音，響到牆外來吧；讓那熊熊的火光，永遠在眼前閃爍吧。在童年的時候，常常就有這樣一個可笑的想法：我們家什麼時候也能叫一個木匠來做活呢？當孩子們回到家里，在吃晚飯的時候，把這個願望向父親提出來，父親生氣了：

“你們家叫木匠？咱家幾輩子叫不起木匠，假如你這小子有福分，就從你這兒開辦吧。要不，我把你送到黎老東那裏學徒，你就可以整天和斧子鑿子打交道了。”

黎老東是這個村庄里的唯一的木匠，他高個子，黃鬍鬚，臉上有些麻子。看來，很少有給黎老東當徒弟的可能。因為孩子們知道，黎老東並不招收徒弟。他自己就有六個兒子，六個兒子都不是木匠。他們和別的孩子一樣，也是整天背着柴筐下地檢豆楂。

但是，希望是永遠存在的，歡樂的機會，也總是很多的。如果是在春末和夏初的日子，村里的街上，就又有叮叮當當的聲音，和一爐熊熊的火了。這叮叮當當的聲音，聽來更是雄壯，那一爐火看來更是旺盛，真是多遠也聽得見，多遠也看得見啊！這是傅老剛的鐵匠爐，又來到村里了。

他們每年總是要來一次的。像在屋梁上結窠的燕子一樣，他們總是在一定的時間來。麥收和秋忙就要開始了，鑿刀和鋤頭要加鋼，小鎬也要加鋼，他們還要給農民們打造一

些其他的日用家具。他們一來，人們就把那些要修理的東西和自備的破鐵碎鋼拿來了。

傅老剛被人們叫做“掌作的”，他有五十歲年紀了。他的瘦干的臉就像他那左手握着的火鉗，右手掄着的鐵錘，還有那安放在大木墩子上的鐵砧的顏色一樣。他那短短的連鬚的鬍鬚，就像是鐵鏽。他上身不穿衣服，腰下系一條油布圍裙，這圍裙，長年被火星沖擊，上面的大大小小的漏洞，就像蜂窠。在他那腳面上，綁着兩張破襪片，也是為了防禦那在錘打熱鐵的時候迸射出來的火花。

傅老剛是有徒弟的。他有兩個徒弟，大徒弟掄大錘，沾水磨刀，小徒弟拉大風箱和做飯。小徒弟的臉上，左一道右一道都是污黑的汗水，然而他高仰着頭，一隻腳穩重地向前伸站，一下一下地拉送那忽忽響動的大風箱。孩子們圍在旁邊，對他這種傲岸的勞動的姿態，由衷地表示了深深的仰慕之情。

“喂！”當師父從爐灶里撤出燒煉得通紅的鐵器，他就輕輕地關照孩子們。孩子們一哄就散開了，隨着叮當的錘打聲，那四濺的鐵花，在他們的身後飛舞着。

如果不是父親母親來叫，孩子們是會一直在这里觀賞的，他們也不知道，到底要看出些什麼道理來。是看到把一只門吊兒打好嗎？是看到把一個套環兒接上嗎？童年啊！在默默的注視里，你們想念的，究竟是一種什麼境界？

鐵匠們每年要在这个村庄里工作一个多月。他們是早起晚睡的，早晨，人們還躺在被窩裏的時候，就聽到街上的大小鐵錘的聲音了；天黑很久，他們爐灶里的火還在燃燒着。夜晚，他們睡在爐灶的邊旁，沒有席棚，也沒有帳幕。只有連綿陰雨的天气，他們才收拾起小車爐灶，到一個人家去。

他們經常的下處，是木匠黎老東家。黎老東家里很窮，老婆死了，留下六個孩子。前些年，他曾經下個狠心，把大孩子送到天津去學生意，把其餘的幾個，分別托靠給親朋，自己背上手藝箱子，下了關東。在那遙遠的異鄉，他只是開了開眼界，受了很多苦楚，結果還是空着手兒回來了。回來以後，他拉扯着幾個孩子住在人家的一個閑院里，日子過得越發艱難了。

黎老東是好交朋友的，又出過外，知道出門的難處。他和傅老剛的交情是深厚的，他不稱呼傅老剛“掌作的”，也不像一些老年人直接叫他“老剛”，他總稱呼“親家”。

下雨天，鐵匠爐就搬到他的院里來。鐵匠們在一大間破碾棚里工作着。為了答謝“親家”的好意，傅老剛每年總是抽時間給黎老東打整打整他那木作工具。該加鋼的加鋼，該磨刃的磨刃。這種幫助也是有酬答的，黎老東閑暇的日子，也就無代價地替鐵匠們換換錘把，修修風箱。

“親家”是叫得很熟了，但是，誰也不知道這“親家”的准

确的含义。究竟是黎老东的哪一个兒子認傅老剛为干爹了呢，还是两个人定成了兒女親家？

“親家，親家，你們到底是干親家，还是湿親家？”人們有时候这样探問着。

“干的吧？”黎老东是个好說好笑的人，“我有六个兒子，親家，你要哪一个叫你干爹都行。”

“湿的也行哩！”輕易不說笑的傅老剛也笑起來，“我家里是有个妞兒的。”

但是，每当他說到妞兒的时候，他那臉色就像剛剛燒紅的鉄，在冷水桶里猛丁一沾，立刻就变得陰沈了。他的老婆死了，留下年幼的女兒一人在家。

“明年把孩子帶來吧。”晚上，黎老东和傅老剛在碾棚里对坐着抽烟，傅老剛一直不說話，黎老东找了这样一个話題。他知道，在这个时候，只有这样一把鑰匙，才能通开老朋友緊緊封閉着的嘴，使他那深藏在內心的痛苦流泄出來。

“那就又多个一人吃飯，”傅老剛低着头說，“女孩子家，又累手累脚。”

“你看我。”黎老东忍住眼里的泪說，“六个。”

这种談話很是知心，可是很难繼續。因为，虽然誰都有为朋友解决困难的熱心，但是誰也知道，实际上真是無能为力。就連互相安慰，也都感到是徒然的了。

“你叫什么名兒呀？”那些女孩子們問她。

“我叫九兒。”小客人回答。

“你姐妹几个？”女孩子們問。

“就我一个哩。”小客人說。

“那你为什么叫九兒？”女孩子們奇怪了，“在我們这里，誰是老几就叫几兒，比如六兒，他就是老六。”

“这是我娘活着的时候，給我起的名兒。”小客人难过地說，“我是九月初九的生日哩。”

“啊。”女孩子們明白了，“那么，你們那里还兴留小辮兒嗎？”

“唔。”小客人有些害羞了，纏在她那独根大辮上的繩兒，紅得多么耀眼呀！

和女孩子們玩了几天，和六兒也就熟了。九兒看出，六兒和她很親近，就像两个人的父親在一起时表現得那样。傅老剛活兒忙，女孩子跟在身边不方便，他打夜柞，給六兒和九兒每人打了一把拾柴的小鐮兒，黎老东給他們拾掇上鐮柄，白天就打發他們到野外去。六兒背着紅荆条大筐，提着小鐮兒，揚長走在前头，九兒背一个較小的筐子，緊跟在后面，走到很远很远的野地里去。

六兒不喜欢在村边村沿拾柴，他总是願意到人們不常到，好像是他一个人發現的新地方去。可是，走出这样远，他并不好好的工作，他总是把時間浪費在路上。他忽然轟起

來。那時候 在野外躲藏的人很多，人們是願意幫助孩子們的。而更重要的是，九兒從心里發生的那一種感激和喜歡的心情，也確實能戰勝一時的飢餓和寒冷。

日本投降以後，因為多年不回家，老鐵匠急于要帶女兒回去看望一下。

臨走的那天晚上，黎老東打了一壺酒，給傅老剛送行。平日，傅老剛即使在喝酒的時候，話也是很少的；黎老東酒一沾唇，那話就像黃河開了口子一樣，滔滔不絕。可是今天晚上，兩個老朋友中間放上一盞菜油燈，一把酒壺，在快要分別的時候，黎老東只是勉強地說了幾句普通話。以後，也就把頭低下來，一直沈默着。

這是很稀奇的現象。傅老剛問：

“親家，你心里有什麼事？”

“有點事兒。”黎老東突然興奮起來，他是單等着老朋友這句問話的。“親家，我想向你請求一件事。你看，我有六個兒子，窮得這樣，我這一輩子也不打算什麼了。不過六兒這孩子，我看還許有些出息。”

“親家，”傅老剛插斷他的話，“你就是嬌慣了他一些。孩子們是要管得嚴緊些的。”

“是這樣。”黎老東急于要把話說完，“咱也別繞圈子，據我冷眼觀看，九兒和六兒，兩個人的感情還合得來。按說，像我這個窮光蛋，還想支使兒媳婦？不過，咳！”

等到買回來，姑娘們只稱贊他買得貨色好，尺寸合適，就再也不提錢的事了。

五

黎老东目前也顧不上管教他，老人正在为新兴的家業操心。新近他把那匹老灰驢換成了一匹紅馬。這匹馬雖然口齒老一些，但蹄腿毛色都很好，架上那輛分來的破車，實在顯得不調和。老人四处去觀看，買回几棵榆樹槐樹，想自己打一輛大車。黎老东打的大車是远近知名的，一輩子給人家打了無數的車，現在年老了，也給孩子們打一輛吧，他的心情是十分愉快的。在轉游着買樹的時候，他还得到一棵小檀木樹的秧子，做木匠的最喜愛這種樹，他把它栽到自己的窗台下，小心養護着，作為自己新的生活開始的標志。院里養了一群鷄，豬圈里新買來兩個豬崽兒。

他叫老四和他解樹，在院子里，被解的樹木斜豎起來，像一架高射炮。老人登在上面，俯身向下，老四坐在地下，仰身向上，按着墨綫拉那大鋸，一推一送。老人總是埋怨老四笨，不是說他走了綫，就是說他不会送鋸。老四建議叫六兒來拉鋸，老人又不肯。老四說他有偏心，父子兩個爭吵起來，老人甚至舉起鋤斧，繞院子追趕。

老四最不喜欢人家說他笨。他从抗日战争以來，學習很努力，每天看書看报上夜校，積極参加村里的青年工作，他覺得在家庭里，他比父親和六兒都進步得多，懂事得多。

吵过架，老人又不甘寂寞，說：

“我像你这个年紀，早就出师了。我的手藝，不用說在这一縣，就是在关外，在哈尔滨，那里有日本木匠，也有俄國木匠，我也沒叫人比下去过。阿拉索，有錢的苏联人总是这样对我說。”

“那时他們不是苏联人，那时他們是白俄。”老四說。

“縣城南关福聚东銀号的大客廳的隔扇，是我做的。那些年，每逢十月庙会，远从云南廣西來的大藥商，也特别称赞那花兒刻得好。”老人越說越高兴，“这字号是卜家的買賣，老东家和我很合適。”

“卜家不是叫貧農团斗倒了嗎？”老四說，“你这話只能在家里說，在外边說，人家会說你和地主有拉攏。”

“南关西后街崔家的轎車，也是我打的。”老人說，“那車只有老太太出門才肯用。”

“那也是大地主。”老四說，“那輛車早分給貧農，裝大糞用了。”

老人把鋸用力往下一送，差一点沒把老四頂个后仰。

大車の木工程序越是接近完成的时候，黎老东越是怀念他那老朋友傅老剛，因为还要有段鉄工程序，大車才能制

造成功。附近当然也有其他的铁匠，但是这些人的手藝，都不中黎老东的意。过去，他是常常和傅老刚合打一輛大車的。而他們合打的大車，据說一上道，格登格登一响，人們离很远，就能判断出这是黎老东砍的軸，挑的鍵，傅老刚挂的車瓦。他很希望老朋友能來帮他把这一輛車成全好，成为他們多年合作中的代表作品，象征他們終身不变的深厚友誼。現在家里又有吃有喝，他想給傅老刚捎上个信兒，叫他帶女兒來。孩子們的年歲也到了，憑眼下这日子光景，再求婚也就理直气壯了。

可是，听說那边还在打仗，信兒也不好捎。

想起兒女的婚姻，黎老东就想起住宅的問題，現在住的这个破院，虽說村里已經固定給他，要是兒子們結婚，还是很不够住的。当父親的赶上这个年月，还不能替孩子們安排下几間住处，也感覺于心有愧似的。今年一个麥季，一个秋季，收成都很好。他想把粮食合起來，換处宅院。原先，他是想多買几畝田地的，听人說，这年头田地总不牢靠，宅院到什么社会，終归是自己的，他就下了决心買宅子。

关于買宅子，老四提議要和軍隊上的哥哥商量一下，黎老东說：“不用。他是革命干部，不同意我們置家業过活。”

他托了村里的說合人，替他物色宅院。很快，說合人就來告訴他，后街二寡妇那宅子要賣。这所宅子包括三間土

糞抹灰北房，木架門窗都還很堅固，院子很大，以後可以蓋三合房，現在就有一個大梢門甬兒。價錢不貴，十石麥子。另外，這所宅院距離黎老東現在住的地方很近，以後來往也方便。

黎老東想了想，很中意這宅子，就要下定錢。但是老寡婦有一個附帶條件，要賣“養老騰宅”，就是說要等她死了，新主人才能搬進來。對於這一點，黎老東有些猶豫，誰知道老寡婦哪年死哩，看來她還很健康。不久，說合人又來說，老寡婦有個侄兒要爭這宅院，出十二石麥。黎老東一聽着了急，下了定錢，還和老寡婦那個侄兒鬧了一場糾紛，經過村里調解，黎老東是軍烈屬，才得買到了手。

買了宅子，黎老東操心的事情可就多了。他隔幾天就要到那宅子里轉轉，看見院子里跑着一群別人家的雞，他就轟出去，看見牆頭又叫孩子們登倒了，他就壘起來，看見房牆上的泥皮掉了，就合泥抹上。他關心宅院的每一個細小部分，而老寡婦好像什麼也不管，在東間屋里炕上喘嗽着。

冬天，黎老東想叫老四到這北屋西間來住，捎帶喂牲口，馬槽就安在外間。他和老寡婦商量，老寡婦不同意，說馬會把糞拉到她做飯的鍋里。因為這個爭吵起來，老寡婦一生氣，收拾東西，到女兒家住去了，聲言是黎老東把她逼走，在村里影響很不好。在軍隊里的兒子，不知怎麼也知道了，來信批評了父親。

黎老东为这件事也懊悔了好几天，觉得是找了麻烦。但是既然买了，就搬来住吧，选择了一个日子，他和六儿四儿搬进了这一所新居。人们还要他请酒，他也只好应酬了一下。

夜里，六儿很晚才回来，黎老东一直没睡着，在等着他。

“我为什么买这个冤孽？”黎老东说，“不就是为了你？”

“嗯。”六儿把头蒙在被窝里，“新房子怎么这样冷呀？”

“你要学点好。”黎老东又规诫着，“不要整天瞎跑。”

而六儿已经呼呼入睡了，鼾声是那样匀称和舒心，老人是喜爱听这种声音的，年老的人，身边有个小儿子甜蜜的睡着，是会感到幸福的。

六

这一年冬天，六儿和村里的一家懒人，合伙卖牛肉包子。每天晚上，他背着一个小木櫃子，在大街上来回游逛。

“牛肉包儿呀！好热的牛肉包儿呀！”

一直到深夜。

包子房设在村西头黎大傻家。黎大傻的老婆，原是县城东关一户包娼窝赌不务正业的人家的长女。这女人长得既醜且怪，右脚往里勾着，黑麻脸，左眼从小瞎了，有一大塊萝卜花向外冒突着。她的性情很是刁潑，在新社会里，也长

呆地望着她抽香烟。等到天黑，姐姐回來，小滿兒問做什么吃，姐姐照例是說得很干脆的：“還做什么吃？熬點米湯兒，就包子吃！”

“六兒不用回家，就在一塊兒吃吧？”小滿兒問。

“那还用你說嗎？”姐姐笑着，“人家是咱們的大東家哩，要好好照應！”

現在，六兒就黑夜白日地在這一家鬼混。

漸漸，小滿兒就不能安靜地坐在炕上了。她每天要抽空兒到門口兒站一站。自從她搬到姐姐家，不知道是誰傳播的消息，那些賣胭脂粉兒香胰子的小販，也都跟踪到這村里來了。他們像上市一樣，常常把三付几付的担子放在她姐姐家的門口，如果小滿兒還沒有出來，他們就用力搖動那小貨郎鼓兒，用繁亂的、挑逗的節奏把她招引出來。

以後，小滿兒又借口占碾子借磨，到大街上去。

每逢小滿兒到街上來推碾，就會在這小小的村庄里引起一場動亂。當她還沒有得到推碾的機會，只是放下一把笤帚在碾子旁邊占着，自己一徑回家去了，就有一些青年人趕到碾子附近來了。青年人越聚越多，常常使得那正在推碾的人家，感到非常的奇怪。

後來，碾子空下了，就有青年自動去給她報信。過了一會兒，小滿兒從她姐姐家的胡同里轉出來，青年們的眼睛就一齊轉向她那里。青年們的眼神是多種多樣的，有的勇邁

头望望，看看六兒來了沒有。她很希望六兒在這個時候來，他比這些孱頭們懂事；會跑着過來幫她的忙。

可是，六兒也好像忘記了和她約好的這回事兒似的，一直沒影兒。她實在推不動了，又不願意在這些青年人面前示弱，她裝做碾得了頭合，突地停下來來回折掃着，轉身抓起了簸箕。

“怕還不行吧！”這時站在最前邊的一個青年叫大壯的，開了口。

這個名叫大壯而實際上非常膽小的青年，是耐不過這種沉寂的場面，又實在心痛對方，才鼓足勇氣去抓起了那根閑着的推碾棍。他這種異乎尋常的舉動，使得全體青年吃了一驚，連平日向他開玩笑的習慣都忘記了。但是，忽然從街東頭傳來一聲喊叫，這一聲喊叫，就像在冬天的夜晚，有黃鼬來拉雞，孤處的女主人從夢中驚醒，喊叫出來的那種聲音一樣凌厲嚇人。

這是大壯的媳婦。大壯早婚，她比丈夫足足大八歲。她熬過很長的一段歲月，自從大壯漸漸懂得事理，她就越發愛他，並且越發管教得嚴格了。大壯平日很怕她，他怕她就像怕自己的姐姐，甚至像怕自己的母親一樣。因為，在多年的印象里，她不只照顧了他的飲食起居，而且也教導着他的言語行動。但是大壯從來也沒想到，在他偶爾同別的女人在一起的時候，會引起自己的女人這樣大的憤怒。他

是今天遇到这样的場面。她低着头，連一句話也沒講。

斗争总是要展开的，她的姐姐已經在西街口那里出現。她之奔赴这里來，就像搶救水火一样迫切。因为肥胖，因为她的一只脚有点毛病，特别因为她的視力不能集中，她那奔跑的姿式，就像足球場上，帶着球奋勇突击的前鋒一样：一时局偻着上身，一时弯架着胳膊，一时左右脚交攀着，一时在地下滚动着。

“你說誰是小母狗？”她离大壯的女人还有十碼远，就發出了战斗的檄文。

“誰自認，我就說的是誰！”大壯的女人挺着身子說。

“我的妹妹是黃花少女！”黎大傻的女人說，“他的屁股也比你的臉干淨！你管教你的小女婿行，欺侮我的親戚就办不到！”

她跑到石碾那里抽出一根棍，但是叫小滿兒給攔住了。

“你怎么变得这样老好子？”她吆喝着妹妹，“叫你把我的人都丟淨了！”

她举着大棍，奔向大壯媳妇，大壯媳妇以逸待劳，接住棍头，往怀里一帶，黎大傻的老婆就來了个嘴啃地。

七

就在这个时候，久别的傅老刚父女，回到了这个村庄。

傅老刚还是推着他那铁匠炉，前面拉车的，是九儿。

傅老刚越显得年老和削瘦，小車已經破爛不堪，吱扭的声音，也没有了当年的气派。九儿長高了，但穿的衣服也很破旧。她的臉蛋兒很是干瘦，头髮上挂滿塵土，鞋面兒已經飛裂，只有那一对大眼睛里射出的純潔親熱的光芒，使人看出她对于回到这里來，是感到多么迫切和愉快。

把小車推到十字街口，傅老刚放下絆帶，和人們問好。九儿拉下脖里圍着的旧毛巾，擦着臉上的汗水。

“我們又回來了，”傅老刚說，“可是，你們为什么吵架呀！”

“不为什么，”青年們說，“兩位女同志，吃飽了沒事兒，在这里練把式。”

“不要这样。”傅老刚鄭重地說，“你們一直生活在咱們的根据地，真是生活在天堂里了。你們看我們那里，在國民黨占据着的时候，人們的生活困难到了什么地步！我同九儿回去，正好陷在網兒里。还好，总算是逃了个活命兒出來。”

“你們那里生產怎么样？”青年們問。

“正在恢复，今年又遇到荒年。”傅老刚说，“你们有好日子，不好生过，就对不起共产党和毛主席。这些年，我一直想念你们，我想这里是老解放区，工作一定进步得多。六儿哩，怎么不见六儿？”

傅老刚在人群里巡视着，转身望了望他的女儿。女儿好像已经寻觅过了，她现在只是站在那里，注视着正在推碾的那个长得极端俊俏，眉眼十分飞动的女孩子，她不认识这个女的，以为是谁家新娶的小媳妇。

“刚才，我看见六儿在村北边趁鸽子，这会儿，也许回家去了。”一个青年说，“你也该去看望看望你的老亲家了，黎老东这二年的生活，可提高大发了！”

傅老刚和人们告别，架起小车。九儿拉着牵绳，还不断地回头看小满儿。

见到老朋友，黎老东高兴极了。他带着亲家到他那新宅子里去看他打制的大车。

“亲家你看，就等你来来了。”黎老东兴奋地说，“明天，咱们就在这院里支起炉灶来。你看，这院子多么豁亮，做起活儿来多醒脾？”

“真是好哩，”傅老刚说，“就是在这里开个木货厂，也满宽绰呢。”

“打上这辆車，我也就该休息了。”黎老东十分得意地说，“你知道，现在运销很赚钱，車轱辘兒一动，就是大把的